

四

豫醫西雙壁

傷寒補亡論四

四冊



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五

瘀血并便血清血十一証

仲景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其外未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外屬桂枝湯外解已血未下但少復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雍曰小便不利不可攻也

又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証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而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宜下之抵當湯主之

又曰太陽病身黃脉沉結小腹鞭滿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証諦也抵當湯主之常氏云小便不利無血者與五苓散

又曰傷寒有熱小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湯

又曰陽明症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尿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又曰病人無表裏証發熱七八日雖脉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數不解合熱則消谷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有瘀血者宜抵當湯脉經云若脉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又曰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此熱在膀胱必便血也常氏曰宜用桃核承氣湯芍藥地黃湯雍曰宜先犀角地黃湯

又曰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可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常氏云便血者可黃芩湯雍曰熱已除者畏黃芩

又曰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常氏曰可柏皮湯

又曰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譫 不解必清血也雍曰凡病各有輕重

治病用藥亦有輕重且如瘀血一証用抵當丸依法如此不可易也若其血証輕或治之早者亦不須用只服犀角地黃湯血証稍重及治之差遲者則用桃核承氣湯其重及治之者方用抵當湯丸抵當湯丸是十分之藥輕病不宜用也用他藥做此

### 衄血吐血十証

仲景曰太陽病脉浮緊發熱身无汗自衄者愈

又曰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曰麻黃湯發其汗則熱越而出其衄必輕  
怡雲子曰若依時發汗則不衄矣脈浮緊當用麻黃湯發汗非致衄后用也衄則愈矣

又曰太陽脉浮緊无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証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又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疼痛者必衄宜桂枝湯常氏云疑字誤也設須發汗當用麻黃湯不

然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取其小汗出而已雍曰此証不言有汗无汗故後人用藥有  
疑然反復詳續似无可疑者衄家固當用麻黃湯仲景以病仍在表雖當發汗而裏  
証不大便六七日既不敢用承氣攻裏亦不敢用麻黃大發汗故止用桂枝微逐表  
邪表解若見裏証待其可下復用承氣攻之也此不用麻黃之意若頭痛必衄六字  
是此証中一小變証仲景不言治衄法蓋此証其初裏証似重故仲景初欲與承氣  
湯復言仍在表者是表証亦輕也表輕則衄衄則當表解不必用藥雖桂枝亦不當  
服當移宜桂枝湯四字于當須發汗之下看則意亦明矣

又曰陽明病口鼻燥但欲嗽水不欲嚥者此必衄常氏云宜黃芩芍藥湯

又曰脉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常氏曰宜黃芩湯

又曰動氣在右不可發汗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則吐水雍曰此有衄渴吐水三証  
故龐氏先用五苓散以止渴次用竹葉湯以止煩煩止則衄退矣

問曰仲景言衄家不可發汗亡血家不可發汗而此用麻黃湯何也雍曰王仲弓言

久衄之家既已亡血故不可汗今緣失發其汗致衄當分其津液乃愈此論固已當  
又龐氏之言爲甚明其言曰脉浮緊無汗服湯未中病其人發煩目瞑極者必衄小  
衄而脉尚浮者宜麻黃湯衄後脉已微者不可再行也凡脉浮自汗服湯不中病桂  
枝証尚在頭痛者必致衄小衄而脉尚浮者再與桂枝湯衄已脉微者不可再行也  
此分有汗无汗麻黃桂枝脉浮脉微最爲當理以是論之則小衄者有發汗分津液  
之理大衄者病必自解當聽

止之若小衄發汗无汗則反成大衄

也

之惟慮其衄不肯止則依活人書以藥

仲景曰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  
者是名上厥下竭爲難治雍曰常氏用芍藥地黃湯以治上竭而不治下厥雍謂下  
不厥則上不竭必先以當歸四逆湯治下厥仍灸太谿穴三陰交湧泉穴以止少陰  
之厥或三陰交難取則太谿湧泉尤奇

又曰咽喉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蹠臥不能自溫龐氏

曰乾姜甘草湯主之常氏曰咽中閉塞可小柴胡湯發汗吐血者栝葉艾葉湯氣微厥逆踈臥者當歸四逆湯雍曰亦宜灸三陰交湧泉穴以止厥逆踈臥切勿服小柴胡湯

### 狐惑并懸病十証論

金匱要略曰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王叔和曰其氣如傷寒活人書曰名狐惑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觸于喉爲惑觸于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白乍黑千金同病源曰或因傷寒而變成此疾

又曰觸於上部則死喝

一作嗅

甘草瀉心湯主之

千金同

又曰觸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

洗之千金又曰此由溫毒氣所爲也

病源作濕毒者所爲誤

又曰觸于

者雄黃散熏之

千金同

外熏法宜用千金也

又曰其人脉數无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眦黑叔和曰黃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千金云治狐惑當用

黃連熏草湯

叔和曰病人或從呼吸上觸其咽或從下焦觸其陰觸上爲惑觸下爲狐狐惑並用猪苓散主之

千金曰此由濕毒氣

作濕當

然濕所爲者狐惑正病也

又曰傷寒不發汗變成狐惑狐惑者此自傷寒氣而變也又曰蠶病與狐惑百合濕溫溫病鬼魅皆相似宜精察節氣其新故二氣相搏成此病也

活人書曰狐惑傷寒與濕蠶皆虫論初得狀如傷寒或因傷寒成此疾雍曰狐惑與蠶雖是兩病治法不相遠矣

又曰大抵傷寒病腹內熱入食少腸胃空虛三虫行作求食觸人五藏及下部爲蠶病其後齒無色舌上盡白甚者蠶黑有瘡四肢沉重忽忽喜眠虫觸其爛見五藏則死當數看其上下唇上唇有瘡虫觸其臟下唇有瘡虫觸其也殺人甚多因下利而得治 桃仁湯黃連犀角湯雄黃銳散主之雍曰常見有觸上齧成瘡不止唇

而已後服湯已病源作上唇內下唇內爲當

雍曰狐惑蠱病亦多有之因醫者既汗又吐或又下或利小便亡津液太過熱毒內攻臟腑枯焦虫不得安故上下求食亦有不發汗內熱焦枯而成者凡人之喉及陰藏有是皆此其他肌肉最津潤處故虫緣津潤而食之蠱病又不止因傷寒而成多自下感之因居濕地下利不止日久者必得依朱氏服湯用銳散若在外可見用蘆芩龍胆塗之尤妙然必先湯內攻而後淋外塗也夏秋之變小兒因下利感此疾尤多當須淋洗外頻視之見細紅點初有十數卽急治之稍遲則增多經夕卽十數倍如倉卒不能辨只先以蘆芩如小豆以塗之他藥能殺虫而不能毒人者亦可用醫工不悞小兒甚多若湯淹法屢驗

### 百合病十四証論

千金論曰百合病者謂無經絡百脉一宗致病也皆因傷寒病虛勞大病已後不平復變成斯疾其狀惡寒而嘔者病在上焦也二十三日當愈其狀腹滿微喘大便

堅三四日一大便時復小溏者病在中焦也六十三日當愈其狀小便淋漓難者病在下焦也三十三日當愈各隨其証以治之雍曰孫氏着論皆見于古出獨此論中分三焦証古無所見豈其書亡乎果分三焦則各有所在諸藥可治不應仲景曰諸藥不能治乃時用諸百合湯也千金百合病餘論則皆見于金匱矣惟此一論有異金匱要略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慮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嘿嘿欲臥復不得臥欲出行復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有寒實无寒如有熱實无熱口苦小便

千金云至朝口苦小便赤澀

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所

加者百合之病身形仍和其脉微數其候

溺時即覺頭痛者六十日乃愈溺時頭

不痛漸

寒者四十日愈若溺時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証或未病而豫

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漸見者漸見千金作後見病源作漸見其狀各隨証治之千金或病一月二十日後見其証者治之喜誤也雍曰此論有言不甚明處今皆以千金論中字足之又如一月二十日後証方出則一月二十日之前

爲治安得不誤故千金論中治之喜誤四字最爲要切論言其證者謂溺時三証也叔和曰百合之爲病其狀若默默欲臥復不得臥或如強健人欲出行而復不能行意欲得食復不能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飲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朝至口苦小便赤黃身形如利其脉微數百脉一宗悉病各隨症

金匱又曰百合見于陰者以陽法救之見于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千金曰百合病見在于陰而攻其陽則陰不得解也復發其汗爲逆也見在于陽而攻其陰則陽不得解也復下之其病不愈雍曰金匱之意謂見陽當攻陰若不攻陰而發其汗則爲逆見陰當攻陽若不攻陽而復下之亦爲逆此爲易明千金言見陰攻陽陰未解之間不可復發汗恐陽再變故爲逆見陽攻陰陽未解之間不可復下之恐陰再變故爲逆其言難明又曰治百合病發汗後者宜百合知母湯云發汗已更發者下之已更發者吐之已更發者

又曰治百合病下之後者宜百合滑石代赭散

又曰治百合病吐之後者宜百合雞子湯

又曰治百合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宜百合地黃湯

又曰百合病經月不解變成渴者宜百合洗方

又曰百合病渴不差宜括樓牡蠣散

又曰百合病變發熱者宜百合滑石散

千金曰治百合病變腹中滿痛者宜百合散

雍曰詳金匱言發汗後下之後吐之後

百合病也而千金方言百合病

已經發汗之後更發者百合病已下之後更發者百合病已經吐之後更發者其

意謂百合本病汗下吐之後更發非傷寒汗下吐之後變成百合病也反似百合病

中治勞復之過而不見正行汗下吐百合病之藥于未甚安因數百年間前後

傳錄校正誤有加增非孫氏之本文故活人書只用金匱本文不用千金增加更發

等事而龐氏直改其語之作汗後百合病治下後百合病治吐後百合病尤使人不疑也

又論曰仲景以葯之百合治百合病者與神農經主治不相當自古莫能曉其是以孫真人言傷寒雜病自古有之前古賢多所防禦至于仲景時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不能鑽仰此亦未能鑽仰之一也夫以孫真人之智獨如此況乎後之來者然百合須百合治之智者不能智則前所謂三焦者既有所在又三焦各有主對之藥按圖可治何難之有不必須百合而後治雍是以疑非孫氏之言或因而見三焦之証有如前所言更不必問是百合非百合皆以三焦藥治之可也然百合之爲物豈因治百合之病而後得名哉或因病須百合可治因名曰百合乎皆莫能測知也然少時見先生言以百合湯治一僕病得愈是時雍未甚意不解仔細看証雖見其似寒似熱似飢似飽欲行欲臥如今百合之証又自呼其姓名有終夕不絕者時至醒時問之皆云不知此証殊不可曉豈所謂如有神靈所加者

乎恐人有如是証者因筆于此後此証又與素問所謂解休者相類

### 傷寒勞復三十一証論

素問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谷氣相搏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治遺奈何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

又曰病熱當奈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甚禁也

仲景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

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

又曰傷寒差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實

實一作緊

以下解之

常氏云汗宜柴胡桂枝湯下宜調胃承氣湯

又曰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湯主之

又曰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又曰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羔湯主之

又曰病人脉已解

脈一作熱

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谷脾胃氣尙弱不能消谷故

令微煩消谷則愈

華元化曰肘病差後酒肉五辛油麪生冷醋滑房室皆斷之此其大略也

孫真人曰凡熱病新差乃大病之後食猪及羊血肥魚油膩等必大下利醫所不能治也必至於死若食餅餌粱黍飴脯膾炙棗栗諸菓修脯及堅實難消之物胃氣尙弱不能消化必更結熱適以藥下之則胃氣虛冷大便難禁不下之則死下之則危皆難救也熱病及大病之後多坐此死不可不慎也

又曰新病差後但得食糜粥甯少食令飢慎勿飽不得他有所食雖思之勿與也引日轉久可漸食羊肉白糜若羹汁雉兔鹿肉不可食猪狗肉也新差後當靜臥慎勿早起梳頭洗面非但勞體亦不可多言語用心使意勞煩凡此皆令人勞復故督郵顧子猷得病已瘥華視脉曰雖瘥尙虛弱未得復陽氣不足慎勿勞事餘勞尙可女勞則死當吐舌數寸其婦聞其差從百餘里來省之經宿交接中三日發熱

口噤臨死舌出數寸而死病新瘥未滿百日氣力未平復而以房室者略無不死有古人蓋正者疾愈後六十日已能行射獵以房室卽吐涎而死近有一士大病差十餘日犯之則小腹急痛手足拘而死

又曰時病瘥後未滿五日食一切肉麪者疾更發必困

又曰差後新起飲酒及葑菜病更發

又曰新差食生魚下利必不止食生菜終身顏色不復食生菓及羊肉者必膈上

作熱蒸食犬羊等肉必作骨中蒸熱食魚肉瓜生菜令人生食蒜者疾更發必

致大困新汗解飲冷水者心包冷令人虛補乃不復瘥曰傷寒之爲熱毒諸疾不可不該懼其後者畏此毒之再作也一云已甚其可再乎况飲酒食棗羊犬肉皆大熱之物以此致復無不大困且汗下之後表裏俱虛胃氣因弱食過多食生冷及小有勞動必皆致復可不謹哉雍見北方多此疾亦有調攝之方疾愈之後三日之內惟食白粥言語亦忌三日之外粥內稍加滋味六日之後方食至之飯稍加麪絲葱

蒜羹切忌梳頭洗手此疾 自足至故雖二十日後亦不敢洗足犯之必皆復前論  
或言忌羊或言忌猪不同者猪羊皆忌食也猪畏動風下利羊畏熱復北土病愈一  
兩月後後有 食猪肉者而羊 亦忌兩月遠須百日更有其人若十分平復亦可  
漸食只當少食勿多食也北土羊羹其熱尤甚而洛 間猪不甚發病西北至秦晉  
南至漢南則猪不可食秦晉尤甚南方猪羊亦多自有病仍須用心選擇蓋大病之  
後藏府血氣不與平日同也禁忌三日如法則七日可保也七日如法則二七三七  
日可保三七如法則一月三月可保令其在初調護之力目擊如此之人未有不速  
平復者至房室則須忌百日外孫氏之論一字不可忽蓋一勞復之後必困于前病  
時再復之後又困于一復時况有三復四復者殆不勝其困矣是以往往以疾復而  
死也貴家大族多有兒女嬌縱又經汗下之後腸胃空虛急欲得食雖得而未能消  
化心須致疾難于勸說全在父母曉解左右有能調和之人爲調節之則可也若病  
人差後惟善喜食肉粥則永无患矣廩近羊性難邊猪性初亦當忌之人不若鷄兔